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386204

基本馆藏

工农兵学哲学文选

第六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工农兵学哲学文选

第六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1年6月第1版 197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2087·32 每册0.29元

毛主席语录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目 录

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

——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1)

反对工农兵学哲学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 (9)

革命就是要解决矛盾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第一化肥建筑公司工人 李国才 (15)

学习唯物辩证法 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北京氧气厂革委会 委员、一连指导员 孟宪邦 (26)

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技术革新

.....北京毛纺织厂锅炉班 (31)

学习辩证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江苏省徐州市复康旅社 (38)

“一分为二”是干革命的法宝

.....上海东方红拉链厂女工 高阿大 (43)

在斗争中拿起武器

.....江苏省建湖县庆丰公社双河大队党支部 (48)

一定要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真正学到手

.....山东省蓬莱县南王公社
团结大队革委会主任 姚士昌 (53)

运用唯物辩证法 看天看地种棉花

.....陕西省渭南县双王公社
八里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张秋香 (62)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打开了棉花高产的大门

——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农民

科学实验小组的事迹

.....新华社记者 (68)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帮助我们夺取大豆高产

.....吉林省扶余县二道河子公社革委会 (72)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我为革命造林

.....河北省密云县半城子公社
社东北生产队林业员 彭光武 (77)

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指导医疗实践

.....辽宁省义县白庙公社
兴隆沟大队赤脚医生 王福琴 (83)

帮助骨干用唯物辩证法去做思想工作

.....武汉部队某部六连党支部 (87)

新针治盲中的“破”与“立”

.....人民解放军某部集体一等功 (93)
荣立者、驻太原盲校治盲小组

靠毛主席哲学思想攻克骡马“结症”

.....北京部队某部军马所司药 冯克荣 (99)

反复实践 实现预想的结果

.....铁道兵某部九连四班 (106)

毛主席哲学思想引导我们进行新的探索

.....吉林医科大学一院 王 波 (109)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预测风云变幻

.....湖南省平江县气象站 (119)

用毛主席哲学思想解决蔬菜供应上的淡旺季矛盾

.....崇文区红桥副食品商场革命领导小组 (126)

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

——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这三次大斗争，都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由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幕后导演，由叛徒杨献珍一个一个挑起的。这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激烈搏斗，是国际、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哲学战线上的反映。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早就指出：在全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提出要继续革命，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进一步制定了在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

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与此相反，刘少奇公然对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拼命宣扬“剥削有功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全国解放后，他又打着“唯生产力论”的破旗，抛出了一个所谓“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明日张胆地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亲自跑到他和杨献珍所控制的马列学院兜售这套黑货。

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刻，叛徒杨献珍按照刘少奇的旨意，精心炮制出一个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挑起了哲学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斗争。

杨献珍宣称：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二者“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

很显然，杨献珍的这套反动谬论，一笔抹杀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否认了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妄图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全面地搞阶级合作，阶级投降。这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反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我国永远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

“综合经济基础论”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挖一挖他的老根，无非就是几十年来国内外新老修正主义者奉为至宝的那

个“唯生产力论”。按照“唯生产力论”，中国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就只能听任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不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搞社会主义。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恰恰是这种“唯生产力论”的变种。

杨献珍的这套反动谬论一出笼，当即受到了无产阶级的迎头痛击。杨献珍不甘心失败，一九五五年，他又进一步炮制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更加系统地宣扬“综合经济基础论”。他为了取得主子的支持，将这篇黑文送给刘少奇审阅。刘少奇公然为杨献珍撑腰打气，说“你的意见是对的”，私人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基础的一部分”。

伟大领袖毛主席严肃批判了刘少奇的“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反动纲领，指出了它的反动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实现。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不仅在理论上遭到破产，而且也被革命的实践所彻底粉碎。

二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日益土崩瓦解，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

进的新局面，建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

革命和建设的迅猛发展，吓昏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脑。刘少奇、彭德怀一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诬蔑我们党“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时，杨献珍这个小丑以为时机已到，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一个“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在哲学战线上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杨献珍武断地宣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胡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不是一个意思，并且采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劣手法，企图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对立起来，说什么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物论是拿反映论来解决的，唯心论是拿同一性来解决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普遍规律。矛盾的同一性即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也毫无疑问地适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了思维与存在这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这样，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没有普遍意义了。

杨献珍竭力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实际上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联系，把思维与存在绝对对立起来，陷入了二元论，并由二元论滚到了主观唯心论。事实正是如此。他反对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抓住革命群众运动的非本质的和支流的东西无限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抹杀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竟然

把他反革命的主观感觉当作客观现实，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有辩证同一性，归根到底，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反对用毛泽东思想能动地改造世界，就是要用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蒙蔽群众，要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改造世界。杨献珍的这种反动理论，正是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理论“根据”。杨献珍宣传这种反动理论由来已久，并且十分猖狂。他从一九五五年起，就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宣传这种反动理论。一九五七年公然提出要把反对他这个反动理论，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妄图把坚持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观点的人，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他炮制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大毒草，诬蔑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科学论断是“主观唯心主义”，并且令其同伙写文章宣传他的反动理论。同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了杨献珍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但是杨献珍竟狗胆包天，进行对抗。十一月，他在讲课时疯狂咒骂主张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随后，在叛徒彭真、安子文之流的支持下，他又纠集其一伙，紧密配合刘少奇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进行了多次反扑，疯狂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有力反击下，他们的阴谋一次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一九六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精辟地阐明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伟大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批判了刘少奇、杨献珍一伙的资产阶级

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斗争作了最科学的总结。

三

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尽管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但是他们还要进行垂死挣扎。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又指使杨献珍炮制出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挑起了一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紧密配合帝、修、反的猖狂反华活动，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指引下，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内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际上同苏修展开了公开论战。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笼，正是适应了帝、修、反及其走狗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的需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最精辟、最简明、最深刻的概念，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发展。

承认**一分为二**，就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侵略和颠覆的威胁。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可是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却鼓吹什么“任何事物都是

‘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同一就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就是“共同点”，“共同要求”。这种反动谬论，企图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论。它的要害，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合在一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它就是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基础”。

为了推销这种反动理论，杨献珍之流公开叫嚷什么“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攻击一分为二是什么“打人的哲学”，鼓动他们的一伙“多写文章，宣传‘合二而一’”。这一伙反动家伙赤膊上阵，公开对抗毛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但是反动派的猖狂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合二而一论”一出笼，立即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群众的毁灭性打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斗争，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合二而一”的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实质，宣判了反动“合二而一论”的死刑。

四

哲学战线上的这三次大斗争说明了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哲学上的两军对垒，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不能把哲学斗争简单地看作是“学术之争”。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拼命攻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散布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就是妄图动摇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哲学基础，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正是在同党内

“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路线斗争的最科学、最正确的总结。因此，我们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必须结合党的历史，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才能领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精髓，真正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到手。

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还告诉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人们维护和执行什么路线，是由一定的世界观决定的。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所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世界观的根源来说，是由他们的叛徒的世界观决定的，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决定的。我们要自觉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学会辨别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否则，就要成为糊涂人，盲目的人，甚至就要成为假马克思主义的俘虏，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殉葬品。

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以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光辉胜利而告终，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所散布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合二而一论”等反动哲学的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我们要对他们的反动哲学谬论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批臭，让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永远照亮我们胜利前进的航程。

（原载197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反对工农兵学哲学就是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在毛主席的亲自提倡和发动下，哲学解放的伟大群众运动，正在普遍深入地向前发展。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直接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用来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对工农兵学哲学又怕又恨。一九五八年，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在我国刚刚兴起，杨献珍之流就四出奔走，大放厥词，极尽诬蔑、漫骂之能事，恶毒攻击工农兵学哲学是“瞎胡闹”，强行解散工农兵学哲学的各种组织，残酷打击工农兵学哲学的积极分子，干尽了一切破坏勾当，妄图把这一革命的新事物扼杀在摇篮中。

哲学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反映。刘少奇、杨献珍一伙破坏工农兵学哲学的种种罪行，要害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

路线。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的哲学是一定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并且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历史上，一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建立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基础上，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深刻分析和正确处理中国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反对了“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制定了一条以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路线，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揭示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必须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半个世纪的斗争历程一再证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叛徒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处处闪耀着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光辉。

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哲学基础。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千方百计破坏工农兵学哲学，极力阻挠工农兵直接掌握毛主席哲学思想，其矛头不是针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是什么！

杨献珍反对工农兵学哲学的一个所谓“理由”是：哲学是少数人的事，工农兵没有资格学。他极端狂妄地叫喊：“要是什么人都能学哲学，还要我们干什么！”这种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否认工农兵是哲学的主人的反动谬论，是刘少奇、杨献珍一伙把群众看成“群氓”，顽固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反动立场的铁证。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一贯提倡把路线交给群众，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武装群众。“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从根本上解决了革命路线、革命理论与广大革命群众的实践斗争紧密结合的问题，开辟了工农兵直接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是对刘少奇、杨献珍一伙最有力的批判。

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哲学才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而广大工农兵一旦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变得更加勇敢，更加聪明，更加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湖南省汨罗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学了毛主席哲学思想，眼更亮，心更红，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汨罗公社贫下中农是在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十几年来，他们始终坚持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刚刚完成，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不甘心失败，刮起了一股退社的妖风。根据斗争的需要，乡党总支组织贫下中农，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分清本质与非本质、主流与非主